

禽獸

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幾希！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

——《孟子·離婁下》

「大船～大船～，要入港～」

「營部，營部，這裡是「三兩么」觀測所回報，已目測到從台灣來的補給艦，雷觀機（雷射觀測機）所測得的距離為1萬2千公里。」

「瞭解，營部收到！」

「船～船～船～船煙白茫茫～，我～我～我～目暈漸漸紅～」

「紅中」你賣擱唱丫啦，有夠吵ㄟ啦！我都聽不清楚電話中營部的聲音了啦！

「OK、OK，『NO 趴葡潤』！」

大家今天的心情都很好，因為從台灣來的補給艦剛到馬祖，這表示又有「好料」要來了，只要等到「清運」完後，就可拿到書信、食品、衣物等，這在物資缺乏的前線還滿重要的；不過這些尚是其次，最主要的是感受到親人及朋友的關心，這是當兵的人最重要的精神食糧。

「小余，上航次你家裡寄來的黑橋牌香腸有夠好吃的，不知這次還會不會寄來？」「紅中」一邊用雷觀機監測海域，一邊滿懷期待的說。

「紅中」，本名洪瑞中，和我是民國76年同梯次入伍者，入伍前是做「綁鐵枝」的，身材瘦高，來馬祖北竿島後被選去幹訓班，結訓後成為下士班長。雖然學歷不高，但反應頗為敏速，加上在基地時，馬防部（馬祖防衛司令部）來測驗體能戰技時的表現不錯，因此擔任觀測所的副所長。由於是同梯之故，所以交情還滿好的。

馬祖前線物資貧乏，伙食並不佳，葷食除了白帶魚外，就只有罐頭肉，除非過年過節及勞軍外，否則難得有加菜的機會。

「小余，十一點多了，下哨了，換我來顧。」「宏大仔」終於來了。

「宏大仔」，叫做陳世宏，算是老兵，觀測所內只有所長比他資深，

不過他這個人倒很好相處，只是個性比較圓滑，非常機敏，和所長、輔導長的關係很好。

「剛才和昇仔去挖海瓜子，等一下可以煮湯。因為我要值勤所以先回來，昇仔在收尾，會晚一點回來。小余，你就去打飯一下吧！」宏大仔說。

「昇仔」，叫做許宗昇，和宏大仔的交情不錯。

我們守第一線海防的據點原則上是不能開伙煮飯的，以免暴露位置，所以由山丘後的連部統一做好飯菜後，各據點再派人去打飯回來。因為要翻過山丘，路途還滿遠的，再加上等待的時間，往往來回將近一個小時。按值勤表的順序，應該由昇仔去的，不過「老兵有交代，菜鳥得忍耐」，雖然我已不是菜鳥了，剛升「上兵」，但出去透透氣也好，我下了哨後，就準備去連部。

我們觀測所的編號為「三兩么」，附設於「兩八排據點」內，成員共有六位。馬祖的戰備防守大致分為兩部分：一是到「後方訓練基地」操磨戰技（俗稱下基地）；二是去「前線據點」防守海岸線（俗稱守海防、守據點）。以營為單位，約一年為期，輪流互調。而守海防者分成「出勤構工」和「留守防衛」二類，大家輪流。我們觀測所的編制為：留守者四人，出勤者二人，因此我只要帶四個便當去連部裝回飯菜即可，重量算很輕了；兩八據點的打飯人員可就慘了，因為他們是『排據點』，人數較多，翻山越嶺的，可就累人了。

「呷飯了！」我打飯回來，略帶喘氣地說。

「今天又夠是白帶魚！上次我家信中說這航次會寄牛肉乾過來，到時請大家吃。」宏仔大方地說。

「不知道今天出勤的人在做甚麼？有沒有去補給艦上清運？上航次沒收到信，這次家裡不知會不會寄信給我？」紅中邊吃邊說。

清運補給艦的工作主要是由後方訓練基地的連隊負責，不過我們守前線海防的出勤人員，往往會被調派去支援很多雜務，其中清運補給艦的工作大多跑不掉，這是一項很累人的苦差使，不過晚飯時間就

會放我們回去，否則夜晚海防由誰看守。後方訓練基地的連隊就慘了，整個晚上都得工作，直到清運完為止，白天再補休。大致來說，「後方訓練基地」的操練與勤務比「守前線據點」的連隊辛苦很多，而守前線據點的「出勤構工」者是比「留守防衛」的人累些，至於觀測所的留守人員不需保養槍砲，所以更是輕鬆。

「海瓜子湯煮好了，來吃吃看，味道如何？」昇仔在鍋裡插了兩根電湯匙將水煮滾後所作出來的。

「好呷！」宏大仔讚美的說。

我是不太想吃，紅中吃了幾顆後，淡淡的說：「還不錯啦！」

吃完飯後，我將剩菜剩飯拿到屋外餵狗。我們觀測所養了兩隻狗，一隻叫做「阿勇」，一隻叫做「黑妞」。「阿勇」是隻公狗，形軀壯碩雄健，全身黃褐色的短硬毛，根根扎人，配上粗豪響亮的吠聲，使其顧盼之際甚為威猛，遇到狀況則勇往前衝，因此我們就叫他「阿勇」；「黑妞」是隻母狗，毛色黑亮，體型略為嬌小。如果以「狗齡」來說，他們還小，應該屬於青少年時期，不過其眼中所透出的神采頗具靈性，尤其是阿勇，對周遭環境變化的感應極為敏銳，一有狀況就會高聲狂吠，兼之全天候的盡忠職守，可說是我們觀測所之寶。我們對他的信賴比對槍的倚靠更甚，有時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深夜站崗時，摸摸他就令我安心不少。我很愛狗，留守時，大多由我餵食，而他們也特別喜歡和我親熱。

傍晚，出勤的所長和阿義回來了。所長說：「配合潮汐的緣故，明天要大清運，剛才連長指示：『營部下令，各連隊要增派人手，因此每個據點明天必須多派一人出勤。』」所以據點只能留守三個人。」

所長，是一所之長，又是「紅軍」，所謂「紅軍」就是快退伍者，那當然是不用出勤受罪；宏大仔是老兵，還有二個多月退伍，他也不想出勤；至於另一個留守者是昇仔，他說他今天去挖海瓜子時扭到腳，愈來愈痛，希望能不出勤，加上宏大仔為他說話，因此留守。

副所長紅中遵照指示排好值勤表後，我看他一臉不悅，我想我自己的表情也好不到哪裡。早上出勤時，在往連部的山路上，紅中終於爆

發了：「幹！昇仔憑什麼可以在據點納涼，所長要留守我沒話講，宏大仔是老鳥也說得過去，就算是小余你留守，我也認了，但昇仔入伍差我們六梯，只是『一兵』而已，不管是按資歷或官階都輪不到他呀！小余、阿義，你們說對不對？」

「阿義」，叫做陳信義，是個菜鳥，剛調到觀測所，個性不錯，還滿樸實的。他不敢發表意見，只有陪笑著說：「是呀！是呀！」

其實我早就看不慣了，但又能如何，難道去跟他們吵嗎？還是想調離觀測所這個涼缺？因此也只有罵一罵，發洩一下！

紅中愈說愈氣：「每次看到他都在巴結宏大仔、所長，該他作的工作都在推；不然就是做一些『五四三』的，然後牽拖。昨晚他還去買酒、小菜和所長、宏大仔在那博感情。」

「你還不是有在喝？」我虧他說。

「那是被他們從觀測室拖出來的，不信你問阿義？阿義也喝了一些，況且不喝白不喝，哪像你這顆『厭頭仔』。」紅中倒理直氣壯地說。

我的個性溫和也很合群，但很少抽煙喝酒嚼檳榔，除非為了打通人際關係等。那時軍中還有「香菸德政」，每人每月可用優惠價購買一條煙，我都拿來做人情，或將「優惠配額」轉讓給別人。至於喝酒就敬謝不敏了，因為喝酒容易出事或鬧事；再者，今日喝人家的，要嘛就是嘴軟，要嘛就要日後回請，何必呢？而且很浪費時間、金錢，還不如拿來讀讀書、寫寫信。不過，當兵的日子很苦悶，很多人都藉此作為發洩的管道。

我是個大學聯考落榜生，進入部隊後，可能是心理作用，有時看到大學畢業生當預官或當大專兵，都比我有尊嚴且輕鬆，而自己有時都會受到一些羞辱，因此常激勵自己應當痛改過去的荒唐，利用在守據點較有空時多看點書。記得剛到馬祖時，常被叫去搬石塊、扛水泥，加上不適應天候而常感冒，根本揸不動一袋五十公斤重的水泥，老兵有時會唸：「『眼鏡仔』，只會讀書嗎？體力有夠差的！」其後，經過下基地的操磨，體能有如脫胎換骨，在馬防部（馬祖防衛司令部）舉辦

的「體能戰技」檢測中，竟奪得全連第二名，真是跌破大家眼鏡，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還放榮譽假呢！感覺自己在連隊的地位陡然提升。現在去搬水泥，不僅能自己上肩，而且一次扛個二包都不成問題。後來「師部」要考軍法常識，大家在惡補之下，全連只有我滿分；再加上當時連上弟兄的學歷都不高，而我讀的高中還稍有名氣，因此所長那時指定要我進入觀測所。

紅中還在一直碎碎念：「清運的時候就躲在觀測所中；遇到上級要來督導或觀測所測驗時，又要搶著出勤來逃避。好康的都是他們的，我們就注定衰嗎……」

我感慨說：「搞不好我們以後的行為，就會像所長和宏大仔一樣。」

「才不會呢？我們能來觀測所是因為我們的表現傑出，要不是所長的私心，宏大仔和昇仔怎麼能進來觀測所這個涼缺？」紅中豪氣的說。

「臭屁！」我雖口頭這麼說，其實很認同紅中的話。

到了連本部，吃完早餐，各據點出勤人員集合完後，就到港口協助清運。從早忙到晚，真是有夠累的！晚上回到觀測所後，所長已排好輪值表，由宏大仔和阿義出勤。因為隔天是週日，出勤的人員就等於放假，阿義這週天天出勤，也是該犒賞他一下了！

週日的值勤，頗為輕鬆，很少有那種不識相的長官會跑來巡察，所以在假日，據點留守的下哨人員，就有點半放假的意味。其實在馬祖北竿島的休假很是無聊，因為全島就那麼大，娛樂設施很少，也沒什麼好玩的。電影院就只有官方的「中正堂」，連個「卡拉OK」、保齡球館都沒有。加上憲兵又多，若被記個「違紀」，可就慘了！所以大家頂多是到「MTV」店中選個影片來看看，或到漫畫書店逛逛，然後吃吃喝喝、打打撞球，若累了就回據點睡覺，等到傍晚收假時間一到，再回連本部集合。因此宏大仔和阿義中午在外面吃完飯後，下午就回到據點休息，兩個人的臉上都有點紅紅的，看來是喝酒了，而且還帶回一瓶參茸酒請大家喝。宏大仔一回來說：

「你們還記得兩八據點那一隻癩痢狗『皮仔』嗎？幾天前牠自己又跑回來了。」

兩八據點養了兩隻公狗，一隻叫「小白」，一隻叫「皮仔」。「小白」是隻白色的老狗，不過還很機敏，滿盡忠職守的，很會撒嬌，喜歡我們摸牠；「皮仔」時值壯年，不過卻很皮，常常會繞跑出去逍遙風流，吃飯的時候才會回來。後來不知怎麼地染上了皮膚病，大家都很討厭他，前一陣子突然消失不見了，以為他死了，這幾天牠又跑回來了，神奇的是，皮膚病竟然好了！

「是不是上次『肖豬哥』想上黑妞，卻被阿勇咬傷腳的那隻皮仔？」所長說。

我們觀測所雖附設於兩八據點中，不過並不連在一起，而是要經由據點中的一段戰備坑道才能到達。說來奇怪，狗狗好像不太喜歡走坑道，除非我們吆喝或用拉的，他們才敢進去，因此觀測所的阿勇、黑妞，和五六據點的小白、皮仔很少會在一起。那麼皮仔是怎麼跑到觀測所的呢？原來牠經由外面的山路，繞了一大圈，才能到觀測所外。那次我們聽到所外激烈的狗叫聲，是皮仔色膽包天，想要欺負黑妞，不過得先經過阿勇這一關，皮仔年紀雖比阿勇大，但體型較小，結果被阿勇痛扁一頓，雖然受傷，但仍在遠處觀望，氣得我要拿掃把打牠，牠才嚇得快跑！

「沒錯，就是那隻！聽說他們要將牠宰來吃。」宏大仔說。

昇仔喝了宏大仔帶回來的酒後，略帶興奮地說：「很久沒吃狗肉了，狗肉配酒喝最補了！剛好天氣開始轉涼，現在吃最是時候！」

我是沒吃過狗肉，雖然喜歡狗狗，不過也不是很排斥，狗肉在漢朝時還是主食之一，以前讀書時還記得鴻門宴中的樊噲是位屠狗英雄，只不過感覺有些殘忍。雖然對狗肉的興趣不大，但對那一隻有自癒能力的皮仔頗有興趣，想看看牠現在的樣子和以前癩痢狗時有何不同？我說：「我要去兩八據點看一看。」

宏大仔說：「我也要去，而且要把阿勇和黑妞也帶去，讓他們四隻

狗最後一次相處在一起。」大家起鬨說好，由於所長和紅中在值勤，因此宏大仔、我、昇仔、阿義帶著阿勇、黑妞往山路繞到兩八據點。

快到兩八據點時，就看到一個老兵蹲在據點外，在皮仔的頸上綁項圈，宏大仔和他打招呼：「『狗熊』，你在幹什麼？」

「狗熊」，叫做蘇國雄，是個老兵，和宏大仔同梯，聽說當兵前是個廚師，還有二個多月就退伍了，在據點中說話也滿有份量的。梯次比他低的弟兄都叫他「雄哥」。

狗熊站起來和宏大仔打招呼說：「喔，是宏仔，我準備要幫皮仔洗澡，怕他會跑掉，所以幫他綁上項圈，比較好控制。對了，我們據點最老的兵「周公」再過五天就要退伍了，今天我們要替他慶祝，他要請我們喝酒，我們有加菜，主菜是皮仔，記得來吃喝啣！小余，晚上和所長、紅中也一起過來。」

我回答說：「雄哥，謝了！所長和紅中現在正在值勤，再過十分鐘我就要回去接替所長上哨了，等一下我會轉告他們的。」並彎下腰來摸摸皮仔，有點不捨說：「雄哥，皮仔現在看起來還滿健康的嗎？可是他以前得過皮膚病，這樣還可以吃嗎？感覺有點可憐耶！」

雄哥說：「吃是沒問題啦！我們本來也不想殺他的，希望他會幫我們顧據點，可是他皮膚病好後，似乎聽覺和嗅覺都不靈敏了，光會吃而已，晚上有人接近據點他都不會叫，我們據點指揮官要把他趕走，後來大家說不如宰來吃好了。最近兩天，餵他吃的可好囉，還有人還幫他按摩喔！」

宏大仔說：「這麼爽，你們也算對得起他了！」

昇仔說：「其實皮仔應該還沒爽到，因為皮仔最色了，如果找隻母狗給他弄一弄，他才會真正爽。」

雄哥說：「到哪裡去找母狗？別開玩笑了。」

宏大仔說：「我們觀測所的黑妞就是母狗。」

剛開始大家是打屁、開玩笑的，後來我覺得不對勁，因為昇仔真的要拖黑妞了，我嚇了一跳就說：「這樣不好啦！」阿義也說：「對啊，

很噁心呀！」

昇仔聽我這樣說就不太敢去拉黑妞了，不過宏大仔卻說：「試試看嗎，也不一定會成功呀！」狗熊基於新奇的心態，也趨向於附和。這時兩八據點部分留守的人員也都過來湊熱鬧，大家嘻嘻哈哈的，都很好奇：「皮仔到底會不會上黑妞？」

雖然我還在陪笑的說：「不要這樣啦，這樣不好啦。」但我覺得我的聲音愈來愈小，感覺要棄守了。後來宏大仔說：「你不是要去上哨了嗎？再不去就要遲到了。」

「唉！黑妞，我已盡力了，我實在是個無能的主人啊！」我只能黯然的離去。

身後聽到宏大仔酸酸的說：「讀書人就是這樣，心腸較軟，囉哩囉唆！」

「就是啊！而且也不是大學生，『假大扮』！」昇仔附和的說。

昇仔說到我心中的痛，氣得我真想去揍他，心想：「好歹我也是個『上兵』，全連體能戰技第二，老兵都給我些面子，你不過是個『一兵』，又是個馬屁精，什麼玩意兒！」但一想事情鬧大的後果，只有裝作沒聽到，只能嘆氣了：「唉！難道服一個兵役，大家就變得冷血了嗎？還是因為當兵的環境才使大家變得窮極無聊了呢？『雖千萬人吾往矣！』孟子這句話說來容易做來難啊！還有七個月我才能退伍，這可真難熬呀！」

回到觀測所的值勤室，我接替所長站哨，並告訴他們兩八據點晚上要歡送退伍的老兵，有酒肉可吃。所長下哨後，說他過去兩八據點看一看，紅中一聽到有吃有喝的，也很有興趣，不斷問東問西的，我意態闌珊的、有一搭沒一搭的回答。後來發現越界匪船的蹤跡，就開始追蹤、定位、回報、驅離，忙了一陣子，終於搞定。不久，就看到阿義面帶不悅，牽了兩隻狗回觀測所。

紅中奇怪地說：「你們是怎樣了？怎麼去了一趟兩八據點，兩個人都『結面腔』回來！」

我把之前大致的情形告訴了紅中後，然後問阿義說：「我離開後，結果怎麼樣了？」

阿義氣呼呼地說：「還會怎麼樣，黑妞就被拉過去了。該開始時，皮仔還不敢上，因為阿勇不僅大叫，而且還作勢要撲向皮仔，要咬他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紅中聽的比我還入神。

「就是這裡我最氣！我也替阿勇、黑妞抱不平呀，就說『這樣不好啦！』然後昇仔就對我兇說：『菜鳥仔，你惦惦；人家小余是上兵還可以講話，你是幾梯的，有什麼資格說話。』然後叫我捉住阿勇，把他拖到一旁，說我要是不出點力，晚上就不能吃狗肉。騙魑仔，我又不是沒吃過狗肉，有什麼希罕！」阿義又氣又委屈的說。

紅中很不滿的說：「幹！不然他是幾梯的，才一兵而已，體能戰技表現那麼差，還敢說大話！」

「後來呢？」我追問說。

阿義以不屑的語氣說：「後來才夭壽喔！皮仔就是沒興致，昇仔把皮仔抱趴在黑妞的身上，皮仔仍舊硬不起來；結果，昇仔竟然幫皮仔『打手槍』，讓他硬起來！宏大仔還幫皮仔『喬位置』，最後才能插入。」

我和紅中兩人面面相覷，覺得太離譜了，我這時忽然聯想起「狼狽為奸」的成語故事：「狼的前二足長，後二足短；狽則相反，每行常架於狼腿上，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。」

紅中則忍不住說：「垃圾！」

阿義接著說：「昇仔還奸笑說：『我們要幫阿勇、黑妞報仇的方法，就是晚上多吃一些皮仔的肉。』」

「天啊！這是什麼歪理，其他圍觀的弟兄都認同他們的作為嗎？難道大家都在看熱鬧嗎？」我氣憤的問。

「其實也不盡然，在你走之後，那時大家還都覺得很新奇、很有趣，當皮仔趴在黑妞的身上時，還有人喊加油！但看到昇仔他們幫狗姦淫的舉動時，有的人就覺得噁心而離開了，我還聽到有人在小聲的批評

他們，只是礙於宏大仔、雄哥他們是老兵吧。我本來也想走的，但宏大仔叫我捉好阿勇，不得已只有在那邊『傷眼睛』。」阿義回答說。

唉！幸好還是有些人的人性是善良的。

「那你是看完才能回得來嗎？」紅中問。

「可不是嗎？在皮仔射精後，昇仔原本還要再幫他硬起來，再令他爽一次，說要讓他死而無憾，後來所長來了，看了後覺得很不雅而制止，再加上雄哥也覺得有些噁心，而且收假時間也快到了，宏大仔也要回連部了，這才結束。」阿義如釋重負地說。

「所長終於做對一件事了！那你現在要回連部了嗎？收假集合時間快到了！」我隨口問。

「對啊，不過要先拿便當盒，收完假後順便打飯回來。」阿義回答。

紅中感覺奇怪，說：「晚餐應該由昇仔去打飯啊，怎麼是你呢？」

「因為昇仔說要幫雄哥洗狗，所以叫我收假完後去幫他打飯回來，所長也同意了，並叫我轉告你說：『昇仔原本該在打完飯後就輪替你上哨，但會晚一點來。』好了，我不多說了，有點來不及了，我要趕回連部了。」阿義拿了便當盒後匆忙地走了。

「幹！昇仔又來這一套。雄哥也沒叫他去吃，他就在那裡雞婆現殷勤，好去分一杯羹嗎！」紅中不爽的說。

「也好，否則他打完飯後來值勤，我怕我會衝動而給他好看！」我也不悅地說。

「要不是你常勸阻我，否則我早就要教教他做人的道理了！你要給他好看的時候，先告訴我一聲，我是不會給他好看的，而是要給他難看！」紅中敵愾同仇地說。

「算了啦，說說而已，你還當真，若把事情鬧大，大家都倒楣。對了，昇仔叫做許宗昇，『宗昇』，真像是台語所說的『畜生』！我們當兵是越來越瘦，他卻愈來愈肥！」我惡毒的說。

紅中開玩笑的說：「唉喲！平常很少聽你口出惡言的，今天真的是氣到了嗎？」接著又壓低聲音說：「君子報仇，三個月不晚。我早就想

好了，等到所長、宏大仔退休後，我變成所長時，我會想辦法把昇仔給弄走的！」

我岔開話題，問紅中說：「那時如果你在兩八據點，你會怎麼做？是會制止呢？還是看熱鬧？」

紅中認真想了一會兒說：「雖然兩隻狗大多是你和阿義去餵的，但我和阿勇、黑妞也已有感情，我想我會和你一樣去制止的；若我是兩八據點的弟兄，我可能就會看熱鬧，因為說實在的，剛才聽阿義在說皮仔趴在黑妞身上時，我還真的很好奇，想知道皮仔到底有沒有上成？但聽到打手槍的事時，我就覺得很齷齪，我應該會很不屑的。」

紅中的話，像刺刀尖，猛然插入我的心頭，我想：「如果我不是和阿勇、黑妞有感情，我會去制止嗎？而且我這次的軟弱的行為，像是有效的勸阻嗎？唉！」

紅中看我不說話，碰我一下說：「你在發什麼楞？」

我苦笑一下，轉頭去看黑妞，他水靈的眼中、濕潤的鼻頭，似乎充滿著委屈；而阿勇呢？他夾著尾巴，似乎已無昔日的男子氣慨了！我摸摸他們，感覺他們似乎在怨恨我：「袖手旁觀、拋棄了他們！」

到了晚上，所長他們要去兩八據點吃退休宴，阿義是菜鳥，只得站哨，而我自願留下值勤，並不是我清高、不吃狗肉，只是不恥某些人的行為。

海上狀況平穩，只有遠處匪船的燈光點點，宛若繁星。這個航次，我們兩個的家中都有寄東西來，吃著魷魚絲、餅乾，輕鬆的欣賞夜景。

我與阿義閒聊說：「會不會想家？」

「剛開始很想家，現在比較習慣了，這航次家裡還有寄衣服過來，說天氣要變冷了，要注意健康。」阿義回答。

我深有同感的說：「的確，像我剛來馬祖時是冬天，天氣很冷，非常不適應，就常常感冒。你還適應觀測所的生活嗎？」

「其實觀測所還滿輕鬆的，如果不要遇到督導測驗的話；像我的同梯在連部或別的據點就比較辛苦，不說別的，光是站個衛兵，都得要

全副武裝。只不過我對有些人或有些事比較看不慣，這個話我不敢對別人說，只敢對你說。」阿義有感而發。

「對，話別亂說，以免惹禍上身。不過，別說是你了，就算是已升上兵的我對很多事情也是看不順眼，只有慢慢熬吧，兵當久了，自然就有福利了。」我開導他說。

「像現在值勤的感覺就很棒，繁星、漁火、海浪聲！退伍後，我想我會常帶我女朋友去海邊欣賞夜景的。」說著就翻出皮夾，拿出他女友的照片給我看。

「哦！和皮仔一樣，開始『起秋』了！」我開玩笑地說。

「說到皮仔，你知道他們是怎麼殺狗的嗎？」阿義忽然問我。

這個問題，我倒是沒注意到，我問：「是怎麼殺的？」

阿義說他回來經過兩八據點時，聽他們的人說的：「原本有人是想用繩子勒死皮仔，結果反而在他掙扎時被咬了一口；想把他裝進麻袋，用棒子打死，結果淒厲的哀叫聲，讓大家不忍再動手；最後兩六據點有人會殺狗，請他來支援，只見他先摸摸皮仔的頭，然後一把捉住皮仔的嘴巴，從腰後抽出榔頭，往皮仔鼻頭就那麼一下，只聽『唉』的一聲，皮仔就昏死過去了！」

就在我驚訝之餘，電話的鈴聲突然響起，害我嚇了一跳。我接起電話，話端傳來兩八據點的衛兵聲：「余哥嗎？『周公』叫你一定要過來，他說他已叫昇仔回去替你值勤了，他說你不來，那他就要親自過去把你給捉來！」

「周公」，本名叫周功佑，為一原住民，個性豪放，身材魁梧，體能極佳，全連體能戰技第一，非常厲害。記得以前在後方基地時，我們是睡通鋪，他就睡在我隔壁的隔壁，交情不錯，那時我是菜鳥，他是一兵。有一次，我和另一菜鳥要把一箱手榴彈搬到彈藥庫中，感覺滿重的，而且又有點擔心，因此走的很慢，剛好他跟在後面，擋住他的路，他有點不耐，卻性格地說：「怎麼走得這麼慢，等一下多吃點飯！」然後一下子就把那箱手榴彈上肩，幫我們扛去，令我既佩服又感動！

「好，我馬上過去。」既然是老兵的交代，又是「好康的」，不過去總是不好意思。

進到兩八據點的小交誼廳中，裡面好多人，連排長都在，一進去就聞到一股香味。「小余，你到現在才來，罰你喝一杯！我剛才還在唸你們所長，怎麼派你這個上兵在值勤，不給我面子！」周公微醺的說。

「周公，謝謝你以前對我的照顧，祝你退伍愉快！」我趕忙拿起杯子，想起周公以往的照顧，真的發自內心的祝福。

「小余，我雖然是連上體能戰技第一名，但『手榴彈擲遠』這一項卻輸你2公尺，實在是很不服氣！」周公又再提起這件事，周公在體能戰技部分全部滿分，不過在「手榴彈擲遠」這項，他丟了53公尺，我竟丟到55公尺，依規定只要丟到50公尺就是滿分，雖然這項成績我們的分數都一樣是一百分，但他就是不太相信。

「你是實力，我是運氣啦，我有拜拜呀！」我每次都這麼回答。

「以前你是菜鳥時，看起來那麼『肉腳』，想不到後來還滿厲害的，我退伍後，你就是第一了！來吃吃看狗熊煮的料理，讚喔！」周公豪氣的說。

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，謝謝，謝謝！」我實在承受不起他的讚美，趕快接過紅中傳來的碗，碗中的湯汁裡有兩塊狗肉。

我心想：「小小的一隻狗，竟然可以煮出這麼一大鍋。皮仔啊，你安息吧！」

紅中看我有些遲疑，小聲的開玩笑說：「報仇的時間到了！」

其實我並不是不敢吃狗肉啦、不殺生啦、悲天憫人啦那種偉大者，只不過是有些感慨、有些罪惡感。後來被歡愉的氣氛感染，再加上烹調的技術太好了，而且非常好奇狗肉的滋味，心想這種機會搞不好一輩子只有一次，於是一筷子就將狗肉送入口中，哇！那滋味真是太棒了，罪惡感瞬間消融，還直誇味道真好！

酒酣耳熱後，我有點醉意而先行告退，所長叫我順便帶些殘餚回去餵狗，有些人說狗狗不會吃同類的骨頭，後來拿小白作實驗，餵他

吃狗骨頭，結果他竟不吃；但有人說，小白老了，咬不動了；又有人說，小白今天被皮仔的哀嚎聲嚇到了，所以不敢吃。不管如何，還是帶回去吧，不然也是得倒掉。

在走回到觀測所的坑道中，安靜極了，只聽到岩壁的滴水聲和我的腳步聲。昏沈的腦袋聽到腳步聲，忽然聯想起孟子「五十步笑百步」的寓言故事，我有資格去說別人嗎？我在想：

「匹夫不可奪志也」，是多麼難做到的一種堅持啊！

我到底是「鄉愿，德之賊也」呢？還是「聖之時者也」的一種因應與變通？

困境究竟是會激發人的光明價值呢？還是突顯出人的醜陋面？

我們到底是萬物之靈呢？還是披著人皮的禽獸？還是我們比禽獸更禽獸？

唉！吃了這一餐的狗肉，令我的頭好痛，只不過是幾塊狗肉而已，想那麼多幹嘛！搖搖晃晃回到觀測所，打開鐵門來到觀測所外面，阿勇和黑妞已聞到香味了，立刻跑到我身邊向我搖著尾巴，我將今晚豐富的剩餚到入他們的碗中，原本我還擔心他們不會吃，沒想到他們竟狼吞虎嚥，我覺得這個場景似曾相似，驀然，兩八據點吃喝的場景浮現眼前，原來我們大家都是一個樣，在感嘆之餘，不禁脫口而說：「吃吧，好好地報仇吧！」

我坐在岩石上，看到兩隻狗兒吃的津津有味，一陣海風吹來，已帶有秋的涼意。舉頭望海，波濤微興；秋高氣爽，繁星點點；夜幕低垂，心漸沉靜。胸臆中的煩悶，似乎被大自然給滌清，酒精也已影響不了清晰的思緒，這幾天在坑道中所讀的書竟主動出現腦海中，不自覺的吟誦出《荀子·勸學》來：「……故學數有終，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。為之，人也；舍之，禽獸也。」至此，振臂高呼，一掃陰霾，今晚定會有個好夢！